

漫步未央

□王选信

早就听说，汉未央宫遗址还在，尽管家住西安，可惜无缘凭吊。

前几日，在王萌、唐刚老师的带领下，我们一行五人来到未央宫的天禄阁。

天禄阁在汉代，是我国最早的国家档案馆。在天禄阁西五十多米的地方，还有一坐土堆，就是当年的石渠阁，也是国家最早的图书馆遗址。据说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就是在石渠阁完成的。这两处同为汉宫御用藏书典籍和开展学术活动的地方。站在石渠阁，思绪联翩，我想，当年的司马迁心情一定很压抑，仅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，就受到如此残忍的宫刑，而又无法排泄，在忍受肉体和精神上巨大痛苦的同时，他用自己的全部生命，书写了一部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——《史记》。

我站在石渠阁前，似乎看到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，每天拖着病残的躯体，在石渠阁和天禄阁之间行走。

参观完天禄阁，我们冒着炎炎太阳，穿过野草花丛，南行三百多米，来到未央宫前殿遗址（南宫）。这是一座如堤坝似的遗迹，上面用栏杆围成南北宽约五米，东西长约三十多米的长方形。站在这里，南望终南，山川河流，历历在目，北俯渭河，滔滔渭水似银链般蜿蜒东去。据说，刘邦当年就住在这里。离前殿约二百米的北殿（北宫），是朝廷庞大行政机构所在地。不知何故，有人在此砖砌了地基，是否欲恢复当年恢弘的建筑，不得而知。

据史书记载，南宫是皇帝及群僚朝贺议政的地方。建筑布局整齐有序，宫殿楼阁层次栴比。一旦君臣们把事情决定下来，北宫各机构就雷厉风行，负责落实。

我不知道，无赖出身的刘邦，是用什么办法拨弄着国家这台庞大机器运转的。

看到昔日繁花似锦的宫殿，如今变成了荒草乱滩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花无百日红，人无百日好。秦始皇妄想江山不老，一世二世的传下去，杀了无数怀疑造反的知识分子，最终也只延续了十五年，所谓的钢铁长城，不到两年的时间，就土崩瓦解了。

“坑灰未冷山东乱，刘项原来不读书。”

刘邦也和秦始皇一样，挖空心思，想要自己打下的江山万万年，最终只坚持了二百三十年（西汉）就烟消云散。

历史的车轮，碾碎了多少皇帝的美梦。

站在前殿遗址上，我似乎看见下面跪了一大片群臣，个个噤若寒蝉。刘邦一声怒吼，人人汗流浹背，磕头如鸡啄米；我似乎听见了群臣高呼万岁万万岁的声音；我似乎看见刘邦对臣子的言论，稍加不满，就长袖一甩，任性地哼着沛县小曲，摇头晃脑地回宫去了，下面站着的臣子们，一脸的尴尬和无奈。

走着走着，看着想着，耳边隐隐约约传来鼓乐之声。如今，南殿不在，北殿不在，石渠阁不在，天禄阁不在，只留下斑斑的历史遗迹。

正在愣怔，脑中忽然闪现出《红楼梦》中警足道人在《好了歌》中的一句唱词：“古今将相今何在？荒冢一堆草没了。”

历史是一面镜子，可以知兴衰，可以见人心。唐刚老师打破了寂静：这里到处是故事，到处是历史，只要愿意挖掘，就有取之不尽的宝藏。

西斜的太阳，火辣辣地燃烧着，大汗淋漓的我们，气喘吁吁地在草地上行走。

展痕处处

行走

□罗会娟

交替迈开双腿，风景就开始倒退
这缓慢的倒退，掀起前行的风
鞋底触摸的每寸土地
并肩接踵，反复托举匆促的步伐

或温或凉，脚印更叠
大地哼唱或疾或缓的乐章
八百里秦川的车站
排列成行，脚步与土地继续碰撞

继续迈开双腿，时光也开始倒退
这迅疾的倒退，推你我向更深的红尘
马达不知何时潜藏体内
往前一步，流年已漫过脊梁



五一刚回家，准备陪孩子去动物园看看。扶贫第一书记驻村一年多，王强经常五加二、白加黑，没日没夜地加班整理资料、开会培训学习，迎接检查督导，大年三十还陪上面领导一起在村大调研呢。扶贫是大事，老婆孩子管不上，自己身体吃不消，好不容易利用假期休息一下，泥腿刚进门，手机就响了。

村里的老支书记告诉他：“乡上通知两小时后来村开会，县上领导要来，必须参加。”说完，就挂断了。

顾不得吃饭，王强开车就要走，两个小时，帮扶的贫困村离城里的家近百公里呢。

仲夏的夜，小雨沥沥，山原雾气蒙蒙。清新的空气里夹杂着浓浓的泥土味，煞是好闻。厂区灯火辉煌，在浓浓的夜幕映衬下，颇具诗情画意。

她来到山原主干道上的竹林旁，等着他的到来。这是一片曾经只属于他俩的“芳草地”。三个月前，她偶然结识了他，一个“堂堂正正”的男子汉，并且一见钟情。她觉得，他是真正的男子汉。于是，他们便开始走上了不同寻常的感情之路。她几乎倾注了所有的

鸵鸟能踢善咬，善于奔跑，羚羊善于奔跑，特长顶撞，斑马除了善于奔跑耐力好，优势不够明显。斑马调查得知，鸵鸟、羚羊与自己的食性一样，脚力强健，容易相处。为了联合对付狮子，斑马决定与鸵鸟和羚羊结盟，但是，鸵鸟不以为然，态度冷漠，羚羊摇摆不定，模棱两可。

鸵鸟问斑马：“如果结盟，你能为我们做什么？”

斑马实话实说：“我除了善于隐

形攻击之外，眼睛好，耳朵好，可以帮你们二位警戒猛兽，预报沙尘暴。”

羚羊自夸道：“我的视力听力也非常好，根本不需要劳驾谁。”

为了说服鸵鸟和羚羊，结成牢不可破的铁三角，斑马不得不亮出自己的祖传绝活——消灭采采蝇。鸵鸟好奇地问斑马：“难道你不怕要命的采采蝇吗？”

斑马说：“两位有所不知，采采蝇是黑白色盲，看不清条纹，根本不知

夜雨蒙蒙

□同亚莉

感情给他，虽然知道他已有一位相好多年的女友。为此，她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，仅仅因为她喜欢并欣赏他。

可没过多久，他与女友将要结婚的消息传来，他临走的这天晚上，她跟他约定在竹林见面。

斑马结盟

□陈仓

道我的存在。它永远看不见我，而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它们。”

听斑马这么一说，鸵鸟和羚羊大喜过望，立即同意与斑马结盟。鸵鸟和羚羊都是单色动物，长期遭受采采蝇的猛烈攻击，苦不堪言，寝食难安，惶惶不可终日，有了斑马的保护，它们就可以高枕无忧，尽情享受草原生活。



勇者

杨广生 摄

救命的棍子

□王伟

命。只有勇于承担的人，生存的基础才会越发坚实，生活的基础才会越发殷实。生命的质量千差万别，生命的形态却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活着。怎样活着的命题，自亘古到此刻，物种人种、群体个体的进化，时时刻刻都做了永远的论证。

今天的你我，只不过是瀚海一

粟，是再平凡不过的小人物一个，生命如草芥蚁穴般些微，在苍宇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纵然如此，我们仍然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威胁和竞争，这些竞争归根结底都是生存的竞争。任性一想，我们和长尾猴是一样的。

因此，生命的承受不能过轻，我们只有坚定信念，勇于负载和承担，生存的基础才会越发坚实。

一位伟人说：“人生的所有履历都必须排在勇于承担的精神之后。”勇于承担是可以改变一切的力量，他可以改变你平庸的生活状态，使你变得杰出和优秀。如果你已是足够的聪明和勤奋，但依然成绩平庸，那么请检视自己是否有勇于承担的精神，是否有执着于成功的坚定信念。无论是人生的顺境还是逆境，拿根救命的棍子，坚定信念并勇于承担，只要拥有了它，你就拥有可以改变一切的力量。

笔走龙蛇

如玉

□杨广虎

老婆一脸不高兴，孩子嘟囔着说：“看不上大猩猩了。”

“爸给你买个大猩猩玩具。”王强只能说这句话，尽量躲开老婆刀子一样的眼光。

“那是假的。”孩子说。

“去吧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”尽管生着气，老婆还是塞给他一块刚烙的锅盔馍。

王强心里暖暖的，眼里充满了无限的不舍和感激。

一路疾驰，到了村里。村委会的会议室坐了几个正人等。在外一直干装修，很少回村的能人村主任（老百姓习惯叫村长）也在。村上老书记介绍说：“这是咱乡上纪委李书记，那个是县纪委的小吴干事。”李书记王强认识，五十多岁，戴着啤酒瓶底一样厚厚的眼镜片，面色冷峻、少言寡语，经常在一起开会；小吴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瘦瘦高高，后面还跟个女娃，二十出头，说是实习生。

王强连忙说：“欢迎欢迎”，握手问好。李书记伸出象征性地点到为止，小吴没有出手。

“今年是扶贫工作作风建设年。有群众举报你们在精准识别中，贫困户何如玉家有

祖传宝贝，价值连城，你们却认定成贫困户，存在不实，我们来落实，有问题，要追责。”小吴一字一句地说。

“明白了。”原来是查何如玉的，王强心里有了底。

何如玉，原名何小玉，三十出头，家里三口人，原本是幸福的一个家庭，村里人人羡慕。男人王勇和她的高中同学，王勇爱好吹口琴，她爱好弹古琴，两个人考了个民办三本没去上。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”好在双方父母开明，两个人自由恋爱结为一家，金玉良缘、瓜熟蒂落，后来生下了女儿王美美，正上初一。王勇婚后买了大车跑运输挣了一些钱，后来被朋友骗到海南搞传销，宁死不屈的他从十八层楼跳下来，命保住了却摔断了两条腿，只能终日与床为伴了，和“植物人”差不多，每天靠价格不菲的药来维持生命。有许多人都劝何如玉改嫁，守身如玉的她舍不得这个家，一直靠做豆腐辛辛苦苦维持着这个家。

当时村上“四支队伍”要把如玉纳入“贫困户”，主要是因病致贫，是经过会议研究商

议公开公示按照程序办的，也经过了“大数据”核查，名下无房无车无存款。当时，人人都争当贫困户，如玉却死活不愿意当“贫困户”，嫌丢人，自己女儿大了咋嫁人？还是王强跑了几十次，才做通了思想工作，为了男人能得到良好的救治，女儿能受到教育保障，如玉才勉强同意。现在群众举报纪委来查，王强不知道哪里出错了。

“你是何如玉？”小吴说。“有人举报你家有祖传的宝贝，古琴和玉镯，组织派我们来调查，你从实说吧。”

脸如满月的“豆腐西施”何如玉抬起头，没有吭气。岁月无情，烟火人生，当年如花似玉的俊俏女孩现在脸庞爬满皱纹。

“好久没有吃你做的豆腐了，还真想。”村长笑嘻嘻，想打破这凝固的空气。

“我不当贫困户了还不行吗？”何如玉扭过身，去做豆腐去了。“没有事，你们就走吧！”下了逐客令。

“那不行，扶贫攻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，我们调查和你当不当贫困户是两个问题，请你配合一下。”乡上李书记说。

“配合一下。”村上老书记说。

“那你就说说吧。”王强也恳求道。

“世上已无《阳春白雪》，《高山流水》难觅知音。神农作琴，黄帝造琴。‘琴者，情也；琴者，禁也。’家里确实传给我百年冰裂断纹古琴，有人出过几十万，跑我家多次，我没有卖，卖给那些不懂琴的人有何用？生活困顿，我已无心情弹琴，但不忍心落入俗世，把它捐献

给音乐学院博物馆了，这是捐献证书，你们看看。”如玉一脸不屑。

众人面面相觑。

“那玉镯呢？”小吴继续问，一脸冷静。

“‘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’这是我出嫁，奶奶送我的，据说是祖传，说不定还是一个玻璃的。”如玉伸出了手腕，大家一看，晶莹剔透，绿如翠羽，闪着亮光，整个房子亮堂许多。

“哎呀，恐怕要值千百万！明星戴的也不如这个，拿回去我们要鉴定一下。”实习女生一脸惊讶。

“拿去吧。”如玉说完，从手上捋下来，扔给女生，差点掉到地上摔碎。

“对领导态度要好些。”乡上李书记说。

“古人讲，‘我以不贪为宝，尔以玉为宝，若以与我，皆丧宝也，不若人有其宝。’人养玉，玉养人。奶奶已经去世，我留着手镯，只想有个念想。我还忙着，你们走吧。这贫困户我不当了。”如玉冷冷地说。

“如果是珍品，对不实问题我们要追责；如果是赝品，该你当贫困户还是，这是国家好政策。”小吴说。

“那就摔了吧，或者我送你们，我心里也亮堂，贫困户我也不当了。”如玉说。

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”王强心里念叨着，和大家一起出了村，天下着雨，有些泥泞，回家的路还很长。

小小说